■工友情怀

“肖老抠”二三事

□赵闻迪 文/图

这天,我刚到办公室,维修队的小胡就进来了。

“迪姐,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他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想跟部门主任申请……换一位师傅。”

“啊?为什么?”我吃惊地问。小胡去年秋天进厂,实习期满,部门领导就安排了技术最好、经验最丰富的肖伟当他的师傅。当时小胡还拍着胸脯表态:“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!”怎么才半年时间就改变主意了呢?

“肖师傅的技术、经验呱呱叫,教授徒弟也用心,是一位好师傅。”小胡解释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肯跟他学了呢?”

“他太抠门了!我们每次上现场干活带的备品备件,哪怕一根螺丝钉,他都要登记;每次修理机器换下来的零件,哪怕一小节锈铁管,他都要求我们带回去,不许乱扔;每次开展义务劳动,他都要我们上现场捡使用过的棉纱、帆布、麻绳、手套,拿回来清洗一下接着用,我们都快成拾破烂的了。唉!前天中午我在现场干活,车工班的大张开玩笑说,‘你师傅叫‘肖老抠’,你就是‘胡小抠’,哈哈,小心找不到对象!’我怕我给他当徒弟当久了,真变成个‘胡小抠’了。”

我听得笑起来,说:“其实肖师傅这个人,并不抠门……”话匣子一打开,许多记忆涌上心头。

我刚上班没多久赶上植树节,当时我们班组的铁锹不够用,班长叫我到维修队找老肖借三把。老肖倒是借了,但是在铁锹把上贴了记号纸,还交代了一堆“挖土时仔细点,别磕着石头”之类的话。植完树的第二天一大早,老肖就亲自来要铁锹了,当着我们的面仔细检查,碰出一点划痕就说我们“不爱惜东西”。班长怼他:“幸亏不是你家的东西,看把你心疼的!”老肖说:“公家的东西更要爱惜!你忘了那几年过的苦日子了?”班长一下子不吱声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我们厂前些年效益不好,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了,好些技术工人纷纷跳槽。当时有七八家私企来“挖”老肖,开出的工资一家比一家高。老肖一丁点儿也不动心:“我们家三代人都跟这个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我对厂子的感情不是能用钱衡量的。”他从家里背米、背咸菜来上班,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……后来厂子渐渐好起来,他也得到尊敬和重用,但是“抠门”的“毛病”改不掉了,大家嘴上开玩笑说他是厂子不景气时留下来的“后遗症”,心里却都清楚那是一位老工人对工厂朴素而真挚的爱。了解到这些,我对这位常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、挎着厂里发的帆布包、面容淳朴、言语不多、干活利索的师傅发自内心地敬重。

在“勤俭节约”这件事上,肖师傅似乎乐趣无穷。我亲眼见过他带着几个徒弟扛扔在垃圾箱旁边的废弃木箱。有些设备是用木箱包装的,设备取出来后,木箱就扔掉了,肖师傅觉得可惜,琢磨来琢磨去,决定把这些木箱派上用场。他会一些木匠手艺,利用工余时间画好图纸,又是量、又是锯、又是刨,把木箱做成了小板凳、小方桌、工具盒、花架子。我头一回到肖师傅班组就被他做的“百宝箱”惊呆了,不但精致,而且实用,上下四层,每层分出许多大小不一的方格,每个方格上都贴着标签“阀门”“螺母”“润滑油”……都是肖师傅和徒弟们从现场捡拾回来的废旧物品,清洗修复后分类放好,谁干活时缺少东西且一会半会儿配不上就到这个“百宝箱”里找。时间久了,连外班的人都知道少了零件就来找老肖的“百宝箱”。平日抠门得要命的老肖在这方面倒不小气,谁来找都行。

我把这些事细细地讲给小胡听,他说:“真没想到我师傅原来是这样的人。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师傅去?我得好好跟他学!”

时间深处的山河故人

——读《世间的陀螺》

□邓勤

作家韩皓月说,他很幸运自己能在县城度过少年时代。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,有着专属于她的文化气息。譬如每周都有新电影上映,录像厅彻夜营业等。现在看来这些都不稀奇,但在过去的时代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,已经足够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了。韩皓月生于1970年,比我还要年长几岁。按照韩皓月的说法,我也很幸运能在乡镇和县城度过少年时代。因此,当我看见韩皓月的这些文字时,内心还是颇有共鸣的。与韩皓月不同的是,我是乡村的孩子,我更多的记忆来自乡村。那些瓜棚豆架下的农事乡情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韩皓月最近出版的散文集《世间的陀螺》,包括《一生所爱,山河故人》和《我已与故乡握手言和》两部分,收录了《父亲看油菜花去了》《我以奔跑的心态重走故乡》等30篇文章。作为远离故乡20年之久的游子,韩皓月以至真至诚,直面一生所爱,深沉回忆、反思并追问时间深处的亲人与故乡。作者从故乡的逃离者、批判者到回归者,经历一系列心路历程,历时二十年,游子心态由复杂变简单。时间没有为回忆镀金,反而为韩皓月增加了承担痛苦的勇气和表达的力量。

在《一枚陀螺的勇气》中,作者讲述了儿时玩陀螺的经历。不管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,它们的共性就是“抽得越狠越顺从,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”。这自然就是一种隐喻了。那些离开父母和故土去外地求生存的年轻人,就像一枚枚被生活这根鞭子狠狠抽打的陀螺。在生活的重重压力下,我们使劲地旋转,祈祷自己不要跌倒,因为跌倒一次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。韩皓月希望我们在努力旋转的时候,也要抽空想想,“自己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、为何而旋转?”韩皓月认为一枚陀螺的勇气,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;同样,它的释然,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。

怀旧是现代人的通病,韩皓月也不例外。在梳理小城生活以及那些记忆中的乡村人物时,他用理性的审视克制汹涌的情感,将激烈的冲突消解于微笑与拥抱,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已经消失的美好与酸楚。在《六叔传奇》中,作者谈到六叔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。青年时期,跟着父亲进城杀猪为业,“抽烟、喝酒、结拜兄弟,打架、闹事、假装社会人”,差点犯事坐牢。成家以后,六叔本性难改,喜欢喝酒、骂人、打人、经常上当受骗乱花钱,与儿子和妻子关系都不太好。六叔好面子,在酒桌上无论是他请客还是别人请客,最后埋单的人都是他。在六叔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苦苦挣扎的生命,六叔之所以有那些反常的举动,不过是想得到大家的尊重而已。然而,这些花钱买来的面子都是虚幻的,经不起任何考验。

这是韩皓月写给亲人、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,作者以承担痛苦的勇气,以真实的笔触,为父母、祖父母、叔父和堂兄弟等亲人与故乡立传。他以朴素、坦诚的情感,讲述一代人的命运和乡村愁绪。本书既有作者和亲人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悲欢离合,又对亲人和故乡有一定的反思和剖析,让人对世事和人生产生各种思考。

■图片故事

山村扫路人

□王瑞虎 文/图

“哧啦,哧啦……”

每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老张头就抱着扫帚开始扫路了。

老张头所扫的路是山村连接国道的那条刚铺了水泥的村道。这条路虽然不足一公里,但在以前却是坑坑洼洼、崎岖不平。晴天路上尘土飞扬,迷得人睁不开眼;下雨则泥泞不堪,人车深陷其间不能自拔。人们做梦都盼着拥有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。这不,经过村支书老韩的不断争取,由政府出资、历时两个月,终于把原路拓宽,并且铺上了水泥。

通车那天,镇长也来了,村里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。在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中,人人脸上荡漾起花朵般的笑容。

但是,好景不长,路面就零零星星落了一些灰土、杂草、树叶等杂物,显得脏兮兮的。就像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脸上突然多了几个泥点一样,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。

一天清晨,人们还在睡梦中,就听到外面传来“哧啦哧啦”的扫地声。等到村里人都起来的时候,村道早已被扫得干干净净,一派清爽洁净的气象。人人都在心里猜测这路究竟是谁扫的时候,老张头扛着扫帚回来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每天清晨,村民们都在老张头那美妙的扫路声中醒来。走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,一天的心情也随之美好起来。

村里人都大惑不解,纷纷猜测老张头扫路一定是村里给他发了工资。可去问老韩,老韩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没有。众人这才知道老张头是义务为大家服务的,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不已。

老张头不但每天坚持扫路,春天来临的时候,他还用撅头把水泥路两边的土深翻一遍,撒下郁金香、波斯菊、满天星、鸡冠子等花的种子。过不了多长时间,红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紫的,各种颜色的花儿竞相开放,一直铺向远方。人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行走,就像走在画里一般,使人赏心悦目。

老张头没有儿子,只有一个女儿。却在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并且结了婚。前年老伴又死了,女儿就把他接到城里生活。可他在女儿家住不惯,不到一个月又回来了。

有人打趣说:“你放着城里的清福不享,却回来为大家义务扫路,图啥呢?”

老张头笑着说:“如果说啥也不图那是瞎话。第一,我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扫路权当锻炼身体;二是希望我死了之后,能多捞几个花圈……”

这真是一语成谶。几个月后,老张头突发脑溢血去世,在老韩的主持下,村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,家家户户都送了花圈。出殡那天,全村的人都去了,送葬的队伍排了好长好长……

人们摇头叹息的同时,都在心里担忧:“今后村道没人扫了。”谁知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,外面又传来“哧啦哧啦”的扫路声。人们纷纷起来去看,只见老王头、老李头等几位老人,一人抱把扫帚,在村道上正扫得热火朝天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